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七

荅李叔易書

便中辱惠問殊慰渴德之勤承諭書義已有成說向
嘗見詩義亦有成書望寄示為幸惟早得為佳衰朽
杜門索居平時朋游凋喪畧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為道
自重慰此頌祝

與陳公晦書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

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
某辱尊公春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
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
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
區區不能悉布

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
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
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有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與李泰發書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爲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爲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爲斯民慎衛區區
頌望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俟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燮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奈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

某去歲夏初還至弊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
生諸公但爲遁逃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
若得諸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李
稅輩身爲禁從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
閩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
湏不一恐別致生事奈何奈何

燕爽下二

秋間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閩陬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鑿與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世事正湏經理公豈宜久居散
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
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答張子韶書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爲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爲
賀衰晚杜門却掃不聞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
書勤勤益認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
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
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三復欽歎公之名德
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义淹于外然復之
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爲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畧施行矣切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李丞相書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至截留稅賦不以上供又重加剝剝民膚髓官吏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賍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鼎帥進兵討楊么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歎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途參觀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書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靈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軔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往雪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孑遺
而錢唐蘇秀爲甚惟雪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瓌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已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弊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爲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
回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書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教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用爲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未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德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蒙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爲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能支去春松溪甌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晚進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
時親書冊聊用自達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
諸賢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書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倦倦之至

與執政書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爲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
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湏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
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
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
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
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
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
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
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湏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

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
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弊廬以告謂某嘗
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
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
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
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天下大計固已畫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
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
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
生則爲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

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劉希範書

某切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切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乏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

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切謂隆祐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蕭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足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

檄劉韓二將協力收建康爲急

與梁兼濟書

推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推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之爲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

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推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推之又推非今日所宜爲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推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書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

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推貨漕司拱手無可爲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弊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墮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也自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爲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以爲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爲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羨不恤緯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書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爲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書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爲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爲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奈何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
亭則建城逼矣奈何弊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給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軍官復爲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爲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其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爲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爲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所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爲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爲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閑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與呂提刑書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爲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
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
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
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司即時撲滅其
功多矣理當優於酌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
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敵自息庶無他虞矣更
希裁酌其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弊鄉接壤
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

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弊鄉先被其害故
輒以免聞惟仁明照亮

與秦丞相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切觀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下如歐公筆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奧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為凶寇棄毀畧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時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
待後學稍有敘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
希照亮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
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
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軛發
軛乎康衢柅輪乎椒丘啣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

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
異味矣念嘗讀退之朽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
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
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克
物其中盡壞偉絕特之觀廢興相尋不一二世卒如
朽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
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
爲醜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
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
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

子孫使其子孫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
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
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
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
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在顯德間邑人寘像於
其中冶金鑊木爲鐘鼓以警朝昏傍有隙地可以種
藝稼穡僧之尸于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傍
之地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

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
牧者不禁剪伐陵踐草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
如張口待哺聳據于南北之隅邑人病之而未暇葺
也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
令吳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得復其所及賊
平閭巷父老用日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實召之
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完葺之於是作堂於
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師是也復作亭
于嶺腹以待往來之游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
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

非人力之所爲也竅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
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豈其然耶蓋
人之所以欲完葺于是者數實然也不然則如之何
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固非一日矣肆凶
怙力之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
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
力者方遯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
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也何與焉以
步仞之墟而層軒疊徑雲煙杳靄之間幽巖蹇磴乃
若繪畫遠至乎井邑之繁溪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

則又足爲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
往來者將使觀之無惑焉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九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薙草輦石闢地爲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
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子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凡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於斯者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悖義理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
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穀利而已一
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
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常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

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術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矣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

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益未之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北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

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擔簦儻然
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
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刑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
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
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
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詠朝出乎
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
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爲恨也至
於窮山絕谷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
奇絕特之觀往往爲幽潛之士避世而弗耀者擅而
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
所寓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丘荒榛莽之間常
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
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爲記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
歸葬于建安又明年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
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

堯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蛇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踈踏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王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衰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父弟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狴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穢墟予一日曳杖

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蔓而
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捷芳舍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
之棄材爲閣於其上旣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
目而望微雲洞開一日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日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
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巖棘而受變於物
歟予警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閭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爲小矣夫閣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晉矇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爲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池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執子方疑我之殼棘而受變子亦陋子之自格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饒諸石

乾明寺脩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者
太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甍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爲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惟用

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益爲我記
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
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燿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
東西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扶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
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仕道閩中而過
者蓋鱸相銜輻相輳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
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
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
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比年以
來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康師乃

能於荐饑之時導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移人者是可歎也已乃為之書

踵息菴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為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

生之經夜臥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元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強君諭捐金結茅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各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強君為之營治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乳山之

陽即其兆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旣襄事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宣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公之言名其菴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屢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孤朔籜之勁豈易勝哉公獨見義必爲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舍雲寺真師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爲浮屠十九受具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爲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爲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爲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爲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撓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爲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嘆者久之乃爲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爲郭郭驚湍激流爲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僞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通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
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
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
彌陀觀音勢三像而嚴飾之望之睟然金碧焜耀乃
喟然嘆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
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蘖
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
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爲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
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
之寄舍斯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
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
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
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
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
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
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
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爲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鼓刀而不爲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一人固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脩氣益完文日益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覆出焉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
憂故城郭不脩士卒不鍊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
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
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甃以爲堞募七邑
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
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
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
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
不可陵犯民吏歡欣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堦

壇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入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之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
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
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綱條紀律
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爲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

續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脩豈曰小補之哉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

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

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枕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轍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余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勦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支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辜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紹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項而不悔剛大之氣克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跡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

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
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
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
簿孜孜以教育人材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
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
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
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
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之
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
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
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
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遜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中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愚之異故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嘗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

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孰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林藪英才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膺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澆其文茹其實心得而

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序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序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序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序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
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
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
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
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
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
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
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
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母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爲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可之
義也予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爲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粹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焉先生既歿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猷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抹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掇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

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警
世勸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
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
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
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
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
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
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
文籍之弊蓋十百于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
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
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
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閭奧如古人者然則古
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
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
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
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
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如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
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
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更七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至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邪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其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

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論人之弗
達也然則聖之所以聖而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
矣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其何以求聖人哉要必
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
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
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於戲今之士未嘗以
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
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惡用學為哉彭城陳
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
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為然也其未以為然耶幸

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為君
禹稷臯陶之為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
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
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
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
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

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
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
其所著誄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
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
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
竝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
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
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
行事得其所以脩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
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
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
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
不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
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
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

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寶

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竝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十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是非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

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或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辯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勳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

有九篇余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克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而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而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余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

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
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
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矣是故堯典之書爲讓舜
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夫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
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
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
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
仁皆失是也又惡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
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
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余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
足以克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
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
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
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
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
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
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

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遽廬而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楊墨異同之辨起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是宜其以爲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

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
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
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道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
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
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
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
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
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
以求其理由言以觀其行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
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
望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隱微非淺陋所知姑誦所
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
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
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則其去聖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余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而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屢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扣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某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詞朽鏝之非惟不足以

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游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要權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滑屏氣

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懣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旣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余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參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榑欂居楔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爲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爲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余爲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余何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爲之書

鄒公侍郎奏議集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資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

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旣歿追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炳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序余於公非一年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病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僅存餘息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於戲世道相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龜山先生集卷十八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為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
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
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
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
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黎老

黎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
於淫沉酒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
罔有恻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
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酒肆虐故臣下化
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
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
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
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
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又民民
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
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命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爲朋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
言之詩爲傷於讒而作也蓋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

而與之居植桑麻於墻下蓄雞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爲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爲己私分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樂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爲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暮月守如鈔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墻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爲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寵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

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

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與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過則勿憚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

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黻纁塞聰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德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

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周衰諸侯皆叛至於王師傷敗失信故也然則
主忠信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
目蓋與之爲一體也則其友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而不憚
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
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
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
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
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
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自盡其心者至矣今夫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
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

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
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
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
則備此三者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
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
何以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煦也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笑貌可爲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粹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夫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爲而

不知常德之爲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乎
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
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
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
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
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
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
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
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
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而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嗟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爲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爲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修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

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擅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舍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爲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尚何好之足云乎人君惟能以徇物爲戒以古聖人爲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

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不知人也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肯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臯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讐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未立

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爲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叅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已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謂得而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
而先王爲之恐懼脩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
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
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
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
日竝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太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
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
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
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
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
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
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
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
正臣子之外交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禮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未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不書曰也蓋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夫去其國

大夫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鄆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夫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太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

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蚤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悅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莠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圖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樂而管絃之音舉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

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慨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於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爲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爲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爲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弗爲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

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後世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爲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及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止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止不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禹

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肱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俱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固一作然之
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恒懼一作焉異端
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
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
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
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
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
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
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於四者不行宜可以

爲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爲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所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

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

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

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忘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

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而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

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柰何顏子一日爲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與叔諱大臨明道先生之高弟亦嘗師伊川者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

答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爲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答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遍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

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曾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矣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

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已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爲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

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
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至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

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
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
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
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爲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自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而可相友也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爲泰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

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顧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子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
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
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
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
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敘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
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
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推道心之微而驗
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
略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
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
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
也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爲
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龜山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惡知
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矧仁之
爲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有果其然
乎意以爲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
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惡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其後亦效其言以事其君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廼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

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豢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而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

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

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唯子
房功成智隱不遁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
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
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
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
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
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
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
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身
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
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
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
皇帝嫚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
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
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
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

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推所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慧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慧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其不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以其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爲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后之時而所爲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厲釋沒於秦軍耳天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足爭耶予謂耳餘之交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各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

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起矣漢方牧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明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討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

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彊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

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
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
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
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
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
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
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
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
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
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
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歷有所建明宜無
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
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

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予得無非望乎其賣反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彊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史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以謂肩頓
在國爲子婿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
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
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愬然耶此讒覺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盖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
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盖亦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

爲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不能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蚤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痺可也蓋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法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盜仁心爲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論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爲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其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

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汚也是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

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盛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

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臧洪

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

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穆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

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浮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
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未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
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

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狂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志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足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

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誣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寧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得置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下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